

## 夢話：以研究作為社會工作介入手段

黃健偉  
社聯總研究主任

上星期一重陽節假期，沒有預告暫停一週，抱歉。

我提到我們剛公布的有關房屋的研究調查。文中提及，在設計問卷的時候，有同工希望我們的研究調查可以「埋身」一點。作為一個社工，我有時也會想，我這份研究的工作，是否太過「離身」。我想，或多或少都是那樣吧。然而，其實我一直都希望可以找到一種比較「埋身」的方式，從事研究工作。

以一種「埋身」方式進行研究這種說法，似乎難以理解，因為它超出一般人對研究的想像。不過，過去幾週，我遇到一件事情可以闡述這種「埋身」的可能性，又同時遇到一位有這種想像的本地人，讓我看到希望。

這幾週，值得社會關注的事件不少，其中，北區及跨境家庭為子女排隊申請入讀幼稚園的問題，令人甚為憂慮。對北區家長而言，當然焦慮萬分，他們的怒憤可以理解，但跨境家長的孩子同是香港人，他們的權利亦不容忽略。然而，學位不足問題令前者遷怒於後者，兩者亦感到委屈。

社會排斥氣氛不斷累積，極待我們介入處理。我忽發其想，出了這樣的一個念頭：那裡有數以百計的跨境家長，為何不藉此機會去訪問一下他們，了解他們的想法和需要，並呈現出來，讓公眾明白他們的處境。不一會，我就想到，現在不是本地家長不了解這些跨境家長的需要和困難，而是前者不想了解後者的想法和需要。若說要介入，介入點可能不是呈現和強調跨境家庭的需要，在社會排斥的氣氛下，跨境家長的生活需要與本地家長的情緒有密切關係，介入點更加應該是本地家長的焦慮和情緒。

隨後，我跟一位同事討論說，為何我們不出動往北區，在那裏有很多本地家長期待著一個機會去表達他們的焦慮和情緒。我們藉研究訪談，給予他們一個抒發情緒的機會，是介入的一部份；抒發情緒後，我們可以嘗試引導他們思考自己和跨境家長的共同處境和困難，然後一同探討出

路：他們情緒的出路、當前問題的出路、社會排斥的出路等等，這都是介入的重要部份。

以研究作為社會工作介入的方法，現階段還有很多有待探討的問題，但作為一則夢話在此分享，相信能給予大家一點啟發。較早前，我已分享過，在芬蘭有所謂「研究社會工作者」的職位，其理念跟上述提到的介入理念，相信十分類近吧。今年12月11日，在我們一年一度的研討會（及12日的工作坊）內，我就請了有份參與該計劃的教授來港分享，她還會帶兩位學生來港，據說他們有親身參與作為「研究社會工作者」的經驗。我十分期望待他們的分享。

上週末，我遇上一位年青社工學生，她跟我說她一直有「研究社會工作」這種想像，我感到一點驚訝，也令人鼓舞。新事物出現之前，起點可能都是夢話，然後靠一代一代人努力推動而成。曾幾何時，外展社工、學校社工都是新事物，但在某種社會背景之下，就自然產生了。「研究社工」或許也是當下某些社會條件催生的結果，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修成正果。

我必須強調，我不特別覺得「研究社工」是一個理想目標，我們的目標是人人都可以做實踐研究；但如果「研究社工」真的出現，肯定會為服務實踐研究注入更多新生機，業界會對研究有更多探討和辯論。

2013年10月21日